

东坡大家讲·第二季第一讲

苏轼堪称“千年荔枝第一代言人”

东南大学副教授李昕升在眉山三苏祠分享东坡与荔枝的千年之缘

“故人送我东来时，手栽荔子待我归。”苏轼在《寄蔡子华》一诗中，自己离开故里眉州前，友人手植荔枝树，并相约荔红即归。然而随后多年，苏轼却一直漂泊在路上，家乡的荔枝树成了他无尽的乡愁。

千年的荔枝树早已枯亡。如今，眉山三苏祠博物馆内，后人又在原址上新栽种了荔枝树，正值盛夏，绿树成荫，硕果累累。7月4日，“东坡大家讲”第二季的首场讲座，就在这株繁茂的荔枝树下进行。东南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副教授、东南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中心主任李昕升以“东坡荔枝记——漫话荔枝古与今”为题，分享了苏轼与荔枝的千年之缘。



漫谈荔枝发展史：有2300多年栽培史，自古为珍品

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，第一次来到眉山的李昕升先对东坡表达了自己的敬意。李昕升长期致力于农业、食物等历史研究，在这个领域，苏轼也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。“甚至有很多农作物的命名，都源自苏轼，例如黎檬、红薯（指红色的山药）等等。”李昕升提到，在众多植物中，最受苏轼关注的，就是荔枝。

荔枝在我国的栽培记录可追溯到2300多年前。汉代时，南方荔枝栽培已较普遍，李昕升说，为满足口腹之欲，当时的统治者希望把南方生长的荔枝移植到北方，但并未成功。

唐代与荔枝最有名的故事，莫过于杨贵妃。贵妃所吃的荔枝来自哪里，学界一直讨论颇多。有人说来自巴蜀，有人则认为是广东，还有人提出来自广东、四川多地进贡。而李昕升认为，杨贵妃吃的荔枝来自广东、四川多地的说法更为可能。

到了宋代，南方的荔枝进一步商品化发展，出现了荔枝期货交易，荔枝干远销海内外。宋人蔡襄的《荔枝谱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荔枝专著，也是现存最早的果树栽培学专著。蔡襄说，当时的福建是栽培荔枝最多、质量最好的省份。讲到这里，李昕升笑着说，“但是苏轼不这样认为，到岭南之后，苏轼就说‘荔支莫信闽人夸’。蔡襄本身就是福建人，他自然要说自己家乡的荔枝好。”



▲“东坡大家讲”第二季首场讲座，李昕升副教授在眉山三苏祠荔枝树下开讲。

◀工作人员采摘东坡丹荔。

到了清代，荔枝仍属于贵重贡品。李昕升讲了一则故事，逗笑了现场听众。他说，在一次赏赐中，雍正皇帝赏给年羹尧鼻烟壶、茶具等，另外还有4颗荔枝，“就是如此亲近的权臣，也只能获得4颗荔枝，年羹尧千恩万谢，可见荔枝的珍贵。”

此外，李昕升还提到了荔枝发展历史上的重要贮藏方式与加工技术。白居易说荔枝“一日而色变，二日而香变，三日而味变，四五日外，色香味尽去矣”，颇有智慧的古人很早就关注到荔枝的贮藏和保鲜问题。例如唐代会采用密封竹筒和壶来保鲜，然后通过驿马快运到各地。宋代则开始出现了小包装气调技术，“类似于我们现在抽真空的方式。”李昕升说。

苏轼以荔枝为乡愁 但他真的吃过眉山的荔枝吗？

苏轼曾写“故人送我东来时，手栽荔

子待我归”。为纪念他，在原树枯死后，三苏祠工作人员于2007年在原址上又栽种了一棵荔枝树。经过精心呵护，这棵树在2017年开始大面积挂果。按说，成都平原气候温润，日照时间偏短，是不适合种植荔枝的，可三苏祠里的这棵荔枝树却偏偏成了例外，树干年年长高，果实也红了一次又一次。有人认为是工作人员的精心呵护创造了“奇迹”，但更多的人却愿意相信这是苏东坡与家乡眉山的“双向奔赴”。

那在千年前，苏轼是否吃到过自己家乡的荔枝呢？这就需要明确，北宋苏轼生活的时代，眉州是否产荔枝。李昕升认为，竺可桢《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》一文推论当时的眉州有荔枝，并且说苏轼兄弟在诗中也明确提到荔枝。但事实上苏轼诗中有关荔枝的文字不少，直接提到眉山荔枝并不多，更没

有直接提到在眉山老家吃到本地荔枝的事实。

苏辙在《奉同子瞻荔支叹》中写道：“蜀中荔支止嘉州，余波及眉半有不。稻糠宿火却霜霰，结子仅与黄金侔。”他直观地感受到气候对荔枝分布的影响。因为气候的原因，眉山在当时似不适合荔枝生长，虽然采取了稻糠宿火的防寒措施，但结果实稀少。

李昕升说，北宋时期，眉州处于荔枝种植的北缘，当地可以种荔枝，但种植面积不大。苏轼兄弟生活在眉州的时候，接触到荔枝的机会并不多，唯其如此，当苏东坡到岭南初尝荔枝之后，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——“不知天公有意无，遣此尤物生海隅”。

从美食延伸出思考 东坡荔枝诗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

在讲座中，李昕升将苏轼称为“千年荔枝第一代言人”。“因为‘一骑红尘妃子笑’，杨贵妃也对荔枝的传播大有帮助，但是这多少有点贬义色彩，所以谈到荔枝，我认为写下‘日啖荔枝三百颗’的苏轼更适合做‘第一代言人’。”

虽然在眉山时，苏轼并没有吃到过真正的荔枝，但是在他到岭南首尝荔枝之前，已经对荔枝有了许多了解。

李昕升提到，当时在开封，北宋贵族们已经可以时常品味荔枝。根据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，东京开封出售的商品就有荔枝、荔枝膏、糖荔枝、荔枝腰子等。苏轼流放在外，但他朋友众多，在黄州期间，就有杭州的故人给他带来了“轻圆白晒荔”，这是经过加工的干荔枝。

李昕升说，苏东坡咏叹荔枝诗现存共计十首左右，在两千多首苏轼诗中自然是微乎其微，然而其思想性、艺术性在全部苏诗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尤其被贬惠州期间，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他就写了五首荔枝诗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苏轼的荔枝诗总能从单纯的美食延伸及对社会的思考，使其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。“从荔枝出发，苏轼想到汉唐时向朝廷进贡荔枝而劳民伤财的故事，他通过荔枝诗对现实进行批判，也对皇帝进行规劝。”李昕升说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徐语杨 摄影 雷远东

嘉宾对谈

苏轼不写眉山荔枝 或受“居丧不赋诗”习俗影响

7月4日，仲夏时节，眉山三苏祠的荔枝又红了。东南大学副教授李昕升在三苏祠的荔枝树下开启了“东坡大家讲”第二季。讲座结束后，李昕升与惠州市旅游协会副会长李好、三苏祠博物馆文博馆员翟晓楠展开对谈，共话苏轼的荔枝情缘。

东坡非常爱吃荔枝 初到惠州便品尝荔枝干

目前有一种说法，认为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这句诗源于苏轼听错了惠州方言，因为惠州人原本说的是“一啖荔枝三把火”。在现场，李好与惠州市博物馆副馆长钟雪平分别用粤语、客家话朗诵了这一句话。不过李好认为，更大的可能是

苏轼非常喜爱吃荔枝，因此他用“三百颗”来形容吃的荔枝非常多。

在宋朝，居住在荔枝产地以外的人们，能够吃到新鲜荔枝的机会并不多。那么苏轼第一次吃到新鲜荔枝是什么时候呢？现场嘉宾围绕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。李昕升认为，苏轼在到达岭南以前，并未吃到过荔枝鲜果。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》中的“初食”究竟指的是当年“初食”，还是人生中第一次吃到鲜果，暂时无法确认。但是李昕升认为，可以肯定的是，这时苏轼吃荔枝的体验还不丰富。“苏轼到达惠州是公元1094年农历十月初二，那时候他吃到的应当是荔枝干。因此，《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支》中的‘初食’应当指的是

初次吃到新鲜的荔枝。”李好补充道。

东坡频繁书写荔枝 既因为喜爱，也因为乡愁

苏轼一生写过多首荔枝诗词，在黄州、儋州、杭州、惠州等地都写过。但为何苏轼不写眉山荔枝呢？翟晓楠谈了自己的推测。宋代有一种丧葬习俗叫“居丧不赋诗”。在21岁参加科举考试之前，苏轼留下来的诗文较少。而后，他两次返回眉山，一次是因为母亲去世，一次是因为父亲去世。按照宋代的礼制规定，苏轼应当为父母守丧，每次27个月，一共是4年半的时间。苏轼未曾创作过关于眉山或是四川荔枝的诗歌的原因，或许就是受到“居丧不赋

诗”习俗的影响。

苏轼书写了众多美食，例如黄州的鱼和笋。他还创造过美食，例如东坡肉、羊蝎子。在李好看来，与其他因“苦中作乐”创造出来的美食不同的是，对荔枝的书写是苏轼发自内心的喜爱。

而李昕升则认为，这些美食并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。更重要的是，苏轼书写这些食物，是对乡愁的慰藉。荔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“苏轼离开眉州的时候，与好友一起种下了一棵荔枝树，很有可能他在岭南吃荔枝的时候，就想起了家乡这一棵荔枝树，想起了眉州。”在李昕升看来，这也是苏轼孜孜不倦地记录荔枝的一个情感基础。

华西都市报·封面新闻记者 刘可欣